

新民晚报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这是一位75岁女性的探险之旅。

说“探险”二字,是因为10月中旬我前往的地区正值剑拔弩张的时刻。但我寻访心切,还是准时出发,踏上了古丝路之旅。

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转机多次,飞抵喀布尔的那一刻,舷窗外的山脉如沉睡的巨人,平均1200米的海拔让这片土地的轮廓显得格外冷峻。次日早8点出发,驱车4小时,颠簸在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中午抵达闻名遐迩的巴米扬山谷大门。

巴米扬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地,是往来欧洲、波斯、中国和印度间的商队途经之地。2001年,这里遭到残酷的破坏。2003年,巴米扬山谷的文化景观和考古遗迹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同时被列入濒危遗产。

这里最著名的当然是巴米扬大佛。东大佛高达37米,称“沙玛玛”,建于公元570年左右;西大佛高达55米,名“塞尔萨尔”,建于公元618年左右,为最大的雕刻立佛像。公元630年,玄奘途经此地,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伽蓝数十所,僧徒数千人”的记载,形容西大佛“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耀,宝饰灿烂”,东大佛“高百余尺”,字里行间满是赞叹。而今,东大佛仅遗留下半部分脖颈、袈裟和双足。佛像两侧的暗洞高数十米,拾级而上可达洞顶

平台,能容纳百余人驻足,我也爬了上去。站在洞窟中,气喘吁吁,回望历史,悲愤交加,我忧伤地写下一首短诗:巴米扬千古之殇啊!/我们来到这里,只为体验人类文明史上/“美”的极致与“恶”的极致/在这千年洞穴里的/碰撞与较量。

阿富汗深度游圆满结束,飞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历史必须从白沙瓦古城说起。2世纪初,贵霜帝国曾在此建都,中国晋朝高僧法显、北魏使者宋云和唐朝高僧玄奘曾先后到此,玄奘记录这里是“花果繁茂”的天府之国。孙英刚、何平在《图说犍陀罗文明》中阐述:犍陀罗是古典时代人类文明的熔炉,印度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北方草原文明、东方汉文明都在这里相遇、碰撞和融合,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具有世界主义色彩的犍陀罗艺术。白沙瓦博物馆藏有大量犍陀罗时期的雕像,都有着明显的希腊艺术风格和特色。这里是犍陀罗艺术藏品最多、最广泛的博物馆之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艺术品收藏库之一(约2万件),展出的仅为10%! 导游介绍:整个巴基斯坦考古挖掘规模仅仅是15%,还有85%宝藏藏在地下。还记得2023年国内史上最大规模的犍陀罗艺术展吗? 许多展品

1930年4月,当时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办,其开创的赛事组织模式和展现的体育精神,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相较于前三届的摸索与局促,这届全运会从筹备之初就负有“开新气象”的使命。政府斥巨资在杭州梅东高桥军营的旧址上,兴建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体育场,这便是今日浙江省体育场的前身。筹委会聘请马翼伯担任总干事,此前他刚成功举办了1929年的西湖博览会,正是这场盛会为杭州赢得了第四届全运会的举办权。马翼伯出身名门,是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鲁迅先生挚友马裕藻的长子。

此届展会第一次按照行政区划组队,全国十四个省、七个特别市加上华侨代表队参赛,共二十二个单位、1600余名运动员。足球场上,上海队异军突起,一路过关斩将,首夺冠军。排球场上,两位身高超过两米的运动员格外吸引眼球。其中一位是天津南开男排队员,名张锡铭,是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的爱子。1937年淞沪会战中,他驾飞机以身殉国,年仅二十六岁。

这届全运会首次将女子竞技列为正式比赛项目。这一划时代创举意味着中国女性终于登上赛场,为现代女性解放运动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而这届全运会上最耀眼的明星当属后来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的刘长春。他展现了惊人的统治力,包揽了100米、200米、

400米三项短跑冠军,再加上4x400米接力金牌,成为当之无愧的“四冠王”。杭州市当局为表彰刘长春取得的优异成绩,将当地一条通往田径场的道路命名为“长春路”。刘长春两年后只身远赴美国洛杉矶,代表中国首次登上奥运赛场。

1981年春,刘长春来京参加两会,得知马翼伯仍然健在,遂执意前去探望。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执手相看,忆起五十年前那场青春盛会,热泪盈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回首早期的全运会,虽被寄予“体育救国”的梦想,但在旧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的环境下,这一梦想难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国力不断增强,如今,中国已跻身体育强国之列,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也是对体育先驱们的最好告慰。

工作关系,有机会履痕处处。怎么留下所到之处的行走印记? 我选择邮票作为载体。每到一处,在国内寻觅邮局,于境外直奔 post office,买好邮票贴在明信片或信封上,盖好的邮戳上不仅有国名、地名,还有年月日时分,犹如在时空上“钉钉子”,给记忆打造“宝箱”。

本算不得集邮,但时间一长,倒也积累了一些国内外城市乡镇风景的邮票,平添了几多“邮”走记录。闲来无事,或读书写字之余,沏茶一杯,信手翻阅,顿时犹如在时空中行走,幻化出再来的昨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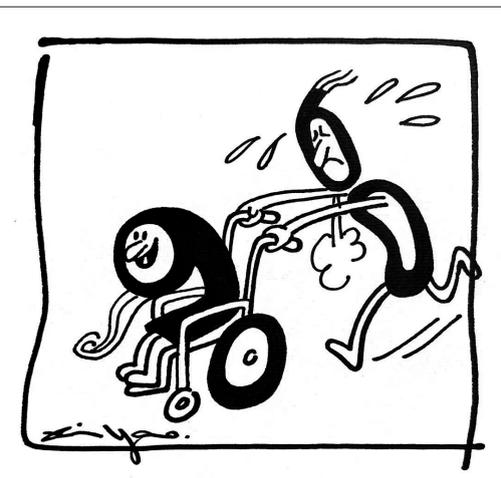
这是一张西班牙马德里的邮票。我曾站在太阳门广场上的黑熊雕塑前,这只熊站在一棵草莓树下。它不仅是马德里市徽中最著名的元素,而且也是马德里竞技足球

寻访巴米扬与犍陀罗

周励

七夕会

李成振



郑辛遥

60后的“小老人”照顾90后的“老老人”,冷暖自知。

就是从白沙瓦博物馆借取的无价瑰宝!

塔克西拉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西北约50公里处,是举世闻名的犍陀罗艺术中心。塔克西拉遗址博物馆虽小,但里面展出的出土文物美妙绝伦。石雕和泥塑佛像带有欧洲人的某些特征,衣纹近似希腊雕塑,但精神内质很亚洲,面容慈润、双目微闭、宽容祥和,具备了典型的东方元素。

世界文化遗产西尔卡普是塔克西拉古城重要组成部分,公元前2世纪,由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统治者德米特里始建。现在所见的遗址是公元40年左右帕提亚人重建。城内有耆那教神庙、半圆形拱顶神庙、太阳神庙、双头鹰神龛等建筑遗迹,体现

了古印度多文化的融合。

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所见的雕塑,使我想起了龙门石窟绝美的卢舍那大佛。大佛总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给人一种庄严典雅、宁静肃穆之感。该像于公元五世纪初建,在公元672年建成,时犍陀罗艺术的中国化已基本完成,是为古代艺术传播与影响的绝佳例子。

我还想到克孜尔千佛洞。克孜尔石窟的早期壁画和雕塑受犍陀罗艺术风格影响显著,造型、衣纹处理及人物面部特征(如高鼻深目、波浪卷发)均可见犍陀罗艺术的痕迹,见证了丝绸之路传播艺术的辉煌历程。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去探访克孜尔!

寻找巴米扬与犍陀罗之旅,每一步都令人热血沸腾、浮想联翩——那座曾屹立于兴都库什山脉间的巨型雕像,曾是犍陀罗艺术东传路上最耀眼的坐标,如今虽只剩岩壁上的

我至今仍深深怀念着,而终无法见到的一个人,是一名园丁,苏州狮子林的园丁,或者说是一名园丁。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我出生的苏州潘儒巷祖屋对面,就是有名的苏州狮子林。当年,进出狮子林的大门,就在我家祖屋斜对面。狮子林的北门,几步路就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由于它的存在,一时各类车辆来来往往,竟成了一片特别热闹的场所。当年一个园丁,年纪怕不到三十吧,经常把我两只脚跨在他肩上。常去的,就是近旁的狮子林有名的真趣亭和那只石舫,有时,就跑远些,让我骑在那只狮子山的假山上。多好玩呵! 漫长又漫长的一段,一段时间过去了! 我至今仍深深想到他,想到他……

当地美食,在那里吃的竹筒饭余香缭绕,至今回味无穷。

这是我国最早的漠河邮局寄出的邮票,它记录着“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旖旎雪景和呵气成霜滴水成冰的寒冷气候,让人感受到中国最北端的壮丽景色。有点期盼,不知有幸否,能得到世界三极的(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邮票,满足对地球极端环境的探索和向往,感受“极端”魅力。

“邮”走天下,是一种独特的旅行记忆方式,通过邮票这一小小的载体,可以在方寸之间搭起了解世界、连接世界的桥梁。伟人曾有名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邮票,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巡游大千世界,使我们的的心灵得以在广阔的天地自由飞翔。方寸之间,领略世界。

雅玩

看了一部电影《安东尼娅家族》。二战结束后,安东尼娅带着女儿回到出生地奔丧,而后再也没有离开过那片土地。镜头中,她昂首阔步向你走来,我们会看到生命之花肆意绽放;她面带神秘微笑,像撒鸟食一样在田间撒播种子,令人看了想笑出声来。很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聚拢在她的周围,大家像在一个美丽新世界一样一起生活。

河水汨汨不息,生命一代代绵延。稚子的童诗,离群索居信奉叔本华的男子,墓碑一样沉默的村人,拥有五个儿子的求婚鳏夫,不管遇到什么,她都泰然处之,一直高能。

这部拍摄于30年前的电影,魔幻而现实,残酷而温柔,像史诗也像童话,看毕不由得想起我的1995年。

1995年,我22岁,在县城的一所高中教书。那时我虽已是成人,但未见世面,心智跟面孔一样纯洁干净,还拥有勇敢的宝贵品质,胆敢训斥高我一头的“江南七怪”式的男孩子。我们的校长先生说,我穿得像诗人,快乐得像小鸟。我的母上大人说我怎么那么大了还像一个牛奶干。如果我没错的话,淘气的学生还爱跟我开玩笑,时不时偷偷在我背上贴张小纸条。万般皆美好。但我总觉不能囿于县中,心里装的都是远方。那时,留着郭富城头的无所事事的青少年满大街游走,随身拎着卡带录音机,播放着稍微带滞的《星星点灯》《潇洒走一回》,再文艺一点的听的是《大海》《恋曲1990》。那时候我还没有遇见安东尼娅。

我跟安东尼娅走的是一条相背而行的路。她归乡我离乡。1996年,我离开了家乡,白山黑水,北上南下,于2000年方才来到上海,此后一住25年。

锥心刺骨的空洞,却依然镌刻着人类东西文明交融的印记;而中华大地之上,克孜尔石窟的赭红壁画、敦煌莫高窟的飞天飘带、云冈石窟的巍峨造像、龙门石窟魅力四射的卢舍那大佛,无疑是犍陀罗艺术流传至今最完整、最灿烂的遗存。为巴米扬大佛哭泣的同时,也为至今依然缤纷灿烂的中国古代石窟艺术瑰宝微笑喝彩!

滑稽“双字辈”大师兄吴双艺,可谓说学做唱全能人才,他与蹦蹦跳跳活泼可爱的“马甲滑稽”翁双杰、“冷面滑稽”王双庆的独脚戏《看电影》《打电话》《全体会》等深入人心,有口皆碑。据吴双艺儿子吴国庆回忆:“我爹爹是个守规矩的本分人,专业热爱和业余爱好就是滑稽,自从拜了姚慕双、周柏春为师以后,全身心的追求就是围绕说学做唱提高演技。剪报贴报观摩学习是他的乐趣。改革开放后回到上海滑稽剧团,除了演戏还与资深编导们一起投身于大戏创作以及培养新生代滑稽学员上。出行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车,记得古稀之年的他为了赶时间给学馆学员上课竟摔过两次,幸好骨头毫无损伤……”按照吴双艺的条件完全可以买车,他却总说,上海交通本身比较拥挤,我就不去“轧闹猛”了,自行车代步一可活络全身血液,二可把握时间,演出办事不会迟到。

以“冷面滑稽”著称的王双庆在他的拿手单口《滑稽北国之春》中自嘲是高度近视眼,眼门前两块玻璃像啤酒瓶底。为了在舞台上不重复每一个角色的塑造,王双庆收藏起了眼镜,家里有几只大抽屉,存放着款式各异的眼镜架子;譬如在滑稽戏《海外奇谈》里成功塑造的“摇头将军”戴的是单片墨镜;在首届上海戏剧节获奖剧目《甜酸苦辣》中扮演青年技师韩彬,他选用了显得本分老实的茶色眼镜,解释说自己鼻梁较高,适用这个款式;在独脚戏《看电影》里演一个文明观众,他选择一副“秀朗架”,一股文人气息……他和吴双艺表演的独脚戏《关亡》中,王双庆为了逼真塑造关亡婆艺术形象,忍痛割爱“原形毕露”,干脆不戴眼镜,这也是他几十年演艺生涯中唯一不戴眼镜的角色。王双庆以不同眼镜的使用塑造人物的“秘籍”,也影响到了平素也戴眼镜的小师弟沈双华。沈双华深有感触地说,选择一副得体的适合自己五官的眼镜确实为助力台风增色不少。沈双华还回忆,双庆兄的眼镜给热衷写作的他提供了不少便捷。

再说“双字辈”里的奶油小生童双春。他业余爱好足球运动,年轻时曾是上海蜜蜂滑稽剧团足球队的一员,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活跃于绿茵场,司职后卫。他特别注重体育锻炼,除了足球,还坚持长跑、游泳、象棋、乒乓球等多项运动。几乎每次剧团外出巡回演出,他都会登上卡车帮舞美人员搬移布景和道具,一干就是一二小时,以至于老搭档“大块头”李青也不袖手旁观,冒着“三高”风险一边手搬运一边吼着号子——嗨哟嗨哟! 为青年演员树立了榜样。童双春还制定了“三严格”的自律计划:不吸烟、不酗酒、不过夜生活,业余时间主要用于提升演技和保持身体状态。每次运动结束不急于填饱肚子,不管什么季节先要煞煞根根洗一把“冷水浴”健身,同时默诵台词或哼上一段小调,回顾总结一天工作后才安心入眠。

一位园丁

张香远

1995年,我的现已提前辞别人世的三位同学依然健在。我们那群被中师每个初中掐尖三五五个的娃基本都在教书育人。而今,他们大部分依然坚守在教育岗位上,可能有少数人已经退休了。我后知后觉地发现,其实那时候的我们,每一位无不是安东尼娅啊。我们都无比年轻。我们热爱生活,眼神明亮,步伐坚定。我们拿起粉笔,如同安东尼娅端着簸箕撒播种子。那一年,我的母上大人比我现在还小8岁,她正值壮年,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清晰的脑子。如今,这两样她都失去大部分了,同时还失去了曾经坚固的牙齿,以及气壮山河大骂我们这帮兔崽子的气势。

30年后的一个中午,我在新乐路上吃了一碗泰式打抛饭,想起一位在泰国的朋友。上次见面,我们一起吃了好多好吃的泰国菜。他们家的园子有点荒芜了,28棵桂圆树上,桂圆粒粒饱满,挂在枝头无人问津。“今年的桂圆太便宜了呀!”依然住在那里的男主人说。

正胡思乱想,已经走到延庆路上,遇到一位戴着绒线帽的年轻女孩。她画着浓妆,裸着一只肩膀,波浪长发包裹着美丽的脸蛋。想起那时一律清汤挂面的我们,不施粉黛,满脑子只有美好的梦想。

那年,我的同桌王同学尚在人间。她不如安东尼娅那般幸运,可以当上曾祖母,告诉小小的女孩萨拉:“没有什么会永远死去,有些东西会长存于生,在那些留下来的东西上新的事物在生长。”想以声音碎片主唱马玉龙写给因癌症去世的哥哥的歌《送马玉华到2011》送给同桌:愿你随风 风轻扬/一路平安/此心不安 何处是家/眼看天下人熙熙攘攘/不言相逢 不说再见/且把天下事 放一边

1995年的我们

康华

「双字辈」雅趣

邵永平

「双字辈」雅趣